

# 异国月华：俄罗斯大地上的文化摆渡手记

张凯博

莫斯科河畔的第六个深秋，当第一片金叶飘落在新圣女公墓的东正教十字架上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些与节日交织的留学岁月。这段跨越欧亚大陆的求学生涯，如同在文明长卷上晕染的水墨，将中国传统节庆化作文化基因的载体，在斯拉夫文明的土壤里生长出意想不到的枝蔓。

初抵莫斯科的那个五月，地铁站飘荡的丁香香气裹挟着乡愁扑面而来。在阿尔巴特大街的超市里遍寻粽叶不得，我抱着一袋糯米在货架间徘徊，忽然听见两位俄罗斯主妇讨论着“драконьи лодки”（龙舟）。顺着她们手指的方向，我在萨维茨基运河边目睹了震撼的一幕：二十支彩绘龙舟劈波斩浪，身着民族服饰的划手们高唱着《喀秋莎》，船头雕刻的斯拉夫龙图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“这是莫斯科国际龙舟节。”赛事组织者伊万递给我泛着松香味的宣传册，他胸前的徽章竟印着屈原的简笔画像。原来这项源自中国的古老运动，经苏联时期的体育交流已在俄罗斯生根发芽。当我用生硬的俄语讲述汨罗江传说时，伊万突然兴奋地翻开手机相册——他的曾祖父曾作为援华航空队员参加过武汉保卫战，家中至今保存着1942年在重庆观看龙舟赛的老照片。

次年的端午，我们共同策划了“双龙会”文化交流活动。中国留学生教俄罗斯选手用桦树皮包裹“西伯利亚粽子”，内馅是鹿肉与蔓越莓的奇妙组合；俄方教练则传授用伏特加酒瓶训练平衡力的独门秘技。当刻着汉字“风调雨顺”的龙舟与绘有冬将军图案的赛艇并驾齐驱时，两岸观众自发唱起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与《茉莉花》的混声合唱，文化的回响在运河上空久久激荡。

西伯利亚的月光总带着清冽的寒意，那年中秋恰逢圣彼得堡的白夜渐褪。我们在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策划的“丝路月影”双语诗会，意外成为中俄文坛前辈关注的焦点。为准确传达“但愿人长久”的意境，我们与俄国汉学家反复推敲，最终选定“пусть вечно длятся светлые мгновенья”（愿光明时刻永续）这个充满俄罗斯文学韵味的译法。

诗会当晚，喀山教堂的穹顶下悬挂着三百盏手工月亮灯。中国姑娘们身着月白旗袍朗诵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俄国诗人则用巴扬琴伴奏吟诵莱蒙托夫的《帆》。当读到“嫦娥应悔偷灵药”时，汉学系教授安娜突然起身分享她的发现：俄罗斯民间传说中，月亮女神梅列娜也是因偷喝永生琼浆被放逐天际。这个跨越时空的呼应让全场沸腾，不同文明对永恒命题的思考在月光下交织成网。

最动人的插曲发生在茶歇时分。机械工程系的瓦洛佳掏出自制的“太空月饼”

", 外壳 3D 打印着加加林太空舱图案, 内馅融合了四川花椒与俄罗斯蜂蜜。这个被我们戏称为"星际干粮"的创新作品, 后来竟被莫斯科航天博物馆收藏, 成为中俄科技文化交流的见证。

每年五月九日胜利日阅兵, 红场上的"不朽军团"游行队伍里总能看到中国面孔。那年我们举着祖父辈的抗战老照片加入游行的行列, 照片里穿着苏式军装的年轻战士让不少俄罗斯老人驻足致敬。曾参加解放东北战役的尼古拉老人颤巍巍地抚摸照片: "我们师有十二个中国小伙子, 他们教会我们用'同志'这个词打招呼。"

在卫国战争中央博物馆, 我们策划的《共同的胜利》特展引发强烈反响。展柜里并排放置着中国战士的绑腿与苏联红军的毡靴, 泛黄的《真理报》与《新华日报》报道着同一场战役。当解说员讲到库里申科航空队的故事时, 观众席传来此起彼伏的抽泣声。展览闭幕那天, 馆长送来意外惊喜——封存多年的档案里, 竟找到中国留苏学生在 1941 年红场阅兵时的珍贵影像。

二月的莫斯科尚在严寒中沉睡, 我们却在特维尔大街创造了奇观: 将中国庙会搬进斯拉夫的谢肉节。糖画艺人用麦芽糖勾勒出克里姆林宫轮廓, 剪纸大师创作出套娃与熊猫共舞的新式窗花。最受欢迎的当属"中俄合璧"的饺子摊, 酸菜猪肉馅与红菜汤牛肉馅的饺子在铁锅里共舞, 升腾的热气模糊了文化的边界。

俄罗斯大妈们围着蜀绣师傅学习针法, 中国小伙跟着哥萨克舞者踢踏旋转。当新春钟声与东正教圣颂同时响起, 不同语言的祝福在冰雪中交融。市文化局局长激动地说: "这个活动应该叫'双太阳节'——中俄文明就像两个太阳, 共同照亮人类的精神世界。"

这些节日实践逐渐凝练成我的学术方向。在导师支持下, 我开创性地将敦煌壁画中的节庆图像与俄罗斯圣像画进行对比研究, 发现两种文明都善于用视觉符号传递集体记忆。当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展示《清明上河图》与《莫斯科全景图》中的节庆场景比较时, 来自各国的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东方与西方、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。

如今的宿舍已成为微型文化实验室: 书架上并立着《红楼梦》与《战争与和平》, 厨房里豆瓣酱与罗宋汤共享灶台, 窗台上中国结与彩蛋和谐相映。来自喀山的室友能用陕西话唱秦腔, 而我能用俄语背诵普希金的《致凯恩》。这种深层的文化互渗, 让我们在品尝格瓦斯时想起酸梅汤, 在听到巴拉莱卡琴声时自动脑补古筝韵律。

站在麻雀山观景台眺望莫斯科的璀璨灯火, 那些与节日相伴的日夜在眼前流转。我渐渐明白, 文化交流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, 而是创造第三种可能的艺术。就像我们改良的"中俄象棋", 将"帅"与"沙皇"并立棋盘两端, 反而激发出更精妙

的博弈智慧。

当新来的学弟为文化冲突苦恼时，我会带他去丹尼洛夫斯基市场。看中国商贩用俄语吆喝“热乎的韭菜盒子”，听俄罗斯主妇用中文讨价还价，这些日常的文化嫁接比任何理论都更具说服力。我们正在见证的，是文明对话从宏大叙事向毛细血管渗透的动人过程。

这段用节日金线编织的留学岁月，最终让我领悟：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固守传统形制，而在于让文明基因在异质土壤中焕发新生。每个留学生都是行走的文化种子，当我们在红场包粽子、在贝加尔湖赏月、在冬宫庆新春时，实际上正在参与书写人类文明交融的新篇章——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人最珍贵的使命。

作者简介：张凯博，男，22岁陕西省咸阳市人，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留学生。